

名：23-018-0006

老和尚：這個一段是把名辭、典故、用意說出來，為什麼經典裡面有這些東西？而且分量還非常之多。這些東西在經典裡面都是屬於教材，因為它的範圍非常之廣，所以有一些人以為佛教是哲學、佛教是科學，或者說佛教是宗教、是倫理，有種種的說法。佛教究竟是什麼？過去歐陽竟無說，佛教什麼都不是，但是它什麼都包括在裡面。因為在民國初年，以為佛教是宗教，以為佛教是哲學，都是從日本傳到中國來的，中國人從前沒有這個想法，這是日本人的看法。傳到中國來之後，中國佛教也受到影響，這是歐陽大師所以才有這一篇講演，他的講題就是「佛教非宗教非哲學，而為今時所必需」。當時他這個講演也很震撼，提出他的看法，確實有他的道理在。

這個裡面，李老師這兩句話說得也很好，佛法實在是「細無有遺，大無不包」。這兩句話確實可以把佛法說得很中肯，也就是宇宙人生裡面所有一切理、事、物，佛法全都說到了，可以說沒有一樣漏掉，沒有一樣不包括在其中，你說哲學也好、科學也好，佛法統統有。如果你說佛法就是哲學、就是科學，你說了它一部分，沒有說它的全體；像一棵樹一樣，你只說它一枝、一個條，你沒有說到整個。這是先把佛法大概，用這種方法烘托出來。

下面告訴我們，研究佛法那就必須要分科，分科類。分科就是分科判教，要把它一類一類看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講的時候不能夠籠統，含糊籠統不可以，你講得不清楚。這個裡頭教給我們，名辭要知道它的來源，知道它的本意。譬如佛教裡頭常講眾生，「眾生」是佛學裡頭一個名辭，它怎麼來的？它是什麼意思？有很多人望

文生義，把眾生兩個字搞錯了，眾生就是很多很多人，其實它的本意不是這樣，眾生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叫做眾生。你想想，哪一樣東西不是眾緣和合而起的？動物是眾緣和合而起的，佛跟我們講四大五蘊和合而起，植物也是和合而起，礦物還是和合而起，甚至佛說法也是眾緣和合而起的，佛法也是緣生法，你才曉得眾生這個意思多廣！這是它的本意。它裡面真正的含義呢？真正含義說，既是眾緣和合而生的就沒有自體，緣生性空，是讓你了解這個道理。既是眾緣和合而生，就是了不可得，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告訴你，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說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決定不可得。相有體無，你看看這兩個字裡頭包含多少意思？那個望文生義的那就差太遠了，他怎麼會知道這名辭的含義？這舉一個例子來說。所以一個名辭，要知道它的來源，要知道它的含義。從這裡引申出來，有的時候講很多很多人也能講通，那是裡面的一個意思，也能講通，但是要知道它的本意。

典故就是引用一些公案，因緣出自哪裡？這個故事出自哪個書上？出自哪裡要知道，所以要去考證它的出處。「文以載道」，這稱文字般若；我們講經說法是言語，當然這是言語般若。這個就是說，你一定要講得清楚、要講得明白，裡面的性、相、事、理都要清楚，這樣才不至於把它的精華失掉。如果不達意，這個意思沒搞清楚、沒搞明白，你當然講不出來。文意的精華都顯示不出來，這就是「晦」的意思、「隱」的意思；不是它沒有精華，而是你不能把它揭露出來。所以「大道無由彰」，彰是明顯。佛法實在講，無論大小乘經典，字字句句都含無量義，這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這是佛法難處。現在人心都很粗，不夠細密，很不容易看到佛經這些精華的部分。實在講，它的深，其深無底、其廣無邊，任何一部經都如是。所以你真正要了解，為什麼古人這一部經，學一生都學不

厭，這有它的道理，就是因為它深廣無際，所以你永遠學不厭。你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你每提升一個階級，你看這個經，層面又深一層、又廣一層。所以它不是學一輩子，永遠都不厭，永遠學不倦，這是世間任何一法都不能跟它相比的。

你要問什麼道理？道理很簡單，它稱性，性德是無有窮盡的，它稱性。世間這些典籍為什麼達不到？因為它不稱性；也就是說，佛法、佛的經典是從真如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，世間所有典籍是從阿賴耶、第六意識裡頭流出來的。第六意識跟阿賴耶都是有盡的時候，而自性是無有窮盡的；同樣是文字，它從自性裡流，那個味道就不一樣。這個是世間的言語文字跟佛法的言語文字，就像那個水源一樣，那個源頭不一樣，佛法是真正的源頭，那個泉水它自動往外湧的；而世間所有典籍是以這個源頭做根本，另外出來一個源頭，它不是真正的源頭。李老師舉這個比喻也很有味道，用繪畫。我們現在畫很多，你們都看到這些畫。那個畫是好，好在什麼地方？好在不能少一筆，也不能多一筆。你少了一筆，這個地方就有缺陷；多了一筆就累贅，可以把它刪掉的、去掉的。畫畫的時候畫到一筆不多、一筆不少，這個畫就好，就高明。這就是比喻畫畫，細微的像指甲、頭髮，細微；衣服，你看那個衣紋，那真的叫做學問。畫一個帽子，帽子的線條，折線，真的是多一條不可以，少一條也不可以。一筆不到，這個畫就有瑕疵、就有缺點，美中不足。比喻經典裡面名辭典故都是教材，就像畫裡面的一道折線、一個條紋，點綴這些東西。

這是統體，「初竟皆妙」，初是開端，「如是我聞」；竟是結束，「信受奉行」，自始至終無不美妙。所以古人講，「似蜜中邊皆甜」，不能夠「輕此略彼，不與顯示也哉」。這就是講經的時候為什麼要全講，一字一句都不能夠漏掉？漏掉了就有瑕疵，就是美

中不足。但是這個裡面就有「簡繁之機」，有人喜歡詳細一點，有人喜歡簡單一點，各人口味不一樣，所以講經要契機。這個機，大的來分，每一個時代多數人的意識形態、生活的要求不相同。這是你從整體的時代，像過去的時代跟現在的工業時代，那差別太大太大！從前在農業時代，從漢朝一直到清朝，每一個時代都有變化，但是那個變化的幅度不大，如果沒有相當觀察的力量不太容易分出來，但是每一個朝代、每一個朝代，那是很容易看出來的。譬如三十年一世，中國人講一世三十年，三十年、三十年的變化，這個不太容易看出來，可是現代的變化哪裡要三十年？三年你就看出來了。新加坡這個地方，三年前跟三年後不一樣，這就是現代變化太大了。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，科技產品三個月就一個大的變化，所以你用的這些科技工具，三個月之後新產品出來了，跟都跟不上。

你懂得這些，你才能夠觀機，你才曉得現代人需要什麼？現代人需要簡單。因為他很緊張，生活很緊張、工作很緊張，你看那個報紙上登的，日本人吃飯大約幾分鐘。實在講，這不是人的日子，人應該閒情逸致，應該舒舒服服的，吃得痛痛快快的，哪有像趕時間填肚子，這哪裡是人的生活！雖然是富，這是我們中國古人講的富而不樂，他一生當中樂趣沒有了。天天都在這緊張生活裡過日子，所以他是分秒必爭。他所需要的是什麼？需要簡單，需要短，你給他講東西，短講、淺講他很喜歡、他能接受，你深講他不懂，他沒有時間去思惟；不是他不想，他沒有時間去思惟，他也沒有長時間來聽，現在整個社會是這個趨向。我們要度這個社會的眾生，我們怎麼辦？那只有隨順他，不能隨順我，我們恆順眾生，這叫契機。就現在是不得不淺講、不得不短講，可是自己呢？自己要深入，深入才能淺出。如果他需要淺的，我們學一點淺的就好了，這個就錯了。我們自己要深，愈深愈好，但是吐出來是愈淺愈好、愈短愈

好，這才能契機。所以自己不能夠得少為足，不可以，自己一定要深入經藏，要有這個能力，這才能夠普度眾生。所以這個應機，簡繁就要看這個因緣。

像新加坡這個道場，這個道場可以長講，它有一些基本的聽眾，常常來聽經。但是在居士林以外一般的道場都不可能，他們請法師來講經都是講幾天。給你講兩個星期很長很長，一般都是請你來講三天、五天，頂多一個星期，一般的道場，而且一年也只有個一次、兩次，並不是長時間。這種情形，在今天這個社會裡面，全世界任何國家地區很普遍，能夠請你講兩個星期的已經稀有了，不多，這種場所不多。所以我們在學習的期間就定兩個星期，定這個目標。這是契合現代整個世界學佛道場的趨向，大概總是至少要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，都是這樣的情況，能長講經的非常非常稀有，很難得。這講契機，長講、細講要懂得不至於繁瑣，不要叫人聽了討厭，短講、淺講要叫人聽到之後抓到重點，他馬上就有受用，這就是好手。所以短講，「簡能盡撮其要」，把它重要的掌握到。長講、細講決定要避免繁瑣，不至於叫人聽到厭煩，你就成功了。這個就是「善巧無礙」，那你就是方法、技巧你都得到了。這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一個概念，我們必須要明白。

「丙一」，這個「術語」就是專門名辭。哪一個行業裡頭都有它的專門名辭，專門名辭的作用就是為了節省時間、節省言語，因為名辭裡面它含的意思很廣，所以目的是不浪費時間、不浪費言辭，為這個而設施的。佛學裡面的專門術語非常之多，但是你仔細去觀察，有一些是梵文音譯過來的，有一些是中文。梵文為什麼不把它翻成中文？這裡頭有五不翻的體例，講的時候一定要交代。譬如說「般若」，般若的意思是智慧，為什麼不直接翻成智慧，何必還要翻這個名辭？這一類的，在五不翻術語叫尊重不翻。「阿耨多羅

三藐三菩提」也是屬於尊重不翻，意思是可以翻的，尊重它。其餘含多意的，像「涅槃」，涅槃的意思就很多，它不是一個意思，一個意思沒辦法表達，所以含多意也不翻。只要把這個例子說出來，然後把它這個意思講一講就可以了。除密咒之外，這個都應該要說，就是這個梵文的名辭術語要解釋，它並不是密咒，需要解釋。中文裡面的術語也很多很多，那就是字的意思跟它名辭的意思都要來說、都要講解。

術語，剛才說了，不但是解釋一樁事情，或者是解釋一個道理，實在講，它裡面有意思幫助我們開悟，讓我們一看、一聽到這個話就能夠產生覺性，提高警覺。譬如講這個「眾」，我們一般寺院道場，內行的不會問你，你這個道場住幾個人？住幾個人是外行的話，學佛的人是你這個道場住幾個眾？眾緣和合，你就曉得「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」，這提高覺性，不讓你在這個裡頭起分別執著。住幾個人，人還有人我是非，麻煩一大堆。所以它不叫住幾個人，叫住幾個眾，這住多少眾，不住多少人。都是在言語之間，這些名辭讓你提高警覺，覺而不迷，它有這個作用在裡頭，所以這是不可不知的。除了這兩類之外，還有一個特別的，就是這個術語裡頭一半是梵文、一半是中文在裡頭，這個也很多，它這裡舉了很多例子。經裡面有很多人名，人名也有用梵文的，也有把它譯過來的，都要知道，物名、地名很多很多。這是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要懂得怎麼講法，用什麼方式把它講出來、表達出來。

下面就是講，術語這種設施都是為了節省言語，寫文章的時候節省文字、節省時間，取它「語簡義豐」，它只有幾個字，可是裡面的意思非常豐富，是用少來代多。遇到這些文字，「自應探其本解」，就是它的根源一定要把它找到，不能夠望文生義，這是草率從事往往就產生過失。這裡舉的例子也很好，舉的有一些人看到經

上的「波羅蜜」就想到水果，波羅蜜是水果，你說這個意思差到哪裡去了！那個眾生還勉強，意思已經就不對了，而我們還發現到毛病太多了。「皈依佛，兩足尊」，兩足尊，兩條腿裡面最尊貴的，這外國人的解釋，問題就嚴重了。它這個「二」是福跟慧，是福慧，「足」是圓滿，「二足尊」是福慧圓滿，福慧圓滿裡面沒有比佛更圓滿的，福慧圓滿當中最尊、最貴的，取這個意思。這是有外國人到台中去拜訪李老師談佛法，李老師跟他講的他不滿意，他講的李老師也不滿意，所以就談不攏；談不攏，他正好帶了一本書，李老師就問他，你帶的是什麼東西？他說是英文的《佛學字典》。李老師一聽就很高興，好，你查一查「二足尊」什麼意思？他翻，翻到之後，兩條腿裡頭最尊的。好，你去吧，去吧，不要再談了。不必再談，你這字典裡面都這麼解釋，還有什麼好談的？這就是說外國翻譯佛法是一塌糊塗。字典裡頭都這麼翻，你說有什麼法子？他懂得什麼？這就是很容易鬧笑話。所以我們對這個一定要很小心、很謹慎，要不怕多用一點時間去查，不要把意思搞錯了。

學生：老法師，那個「眾」，為什麼四個人稱眾？

老和尚：這是佛門，我們現在，在一般的人講三個是眾，但是古印度是四個叫眾，四個才是一個小團體，那個眾是當團體講。

這個「名數」一定要查字典，不能夠怕麻煩，不能偷懶，一定要查字典。講的時候要注意到，明莊法師剛才也說過了，貴乎契機。譬如講十大願王，十條都可以講，十條以上的可以選擇。但是十條講的這個裡面也有輕重，輕重怎麼分？看聽眾。如果聽眾裡面的這些人大多不知道「禮敬」，我禮敬就多說一點；大家都懂得「供養」，供養就少說一點，這就是觀機。哪一條他們有疑惑，做得不如法，我這一條就多說；看看這裡頭有些條他們也懂得，做得也滿如法的，我就節省時間少說一點，用這個方法就對了。所以這個裡

頭的輕重並沒有一定，要看人。

接下來這一段也說得很明白，凡是關於這一類的，都是經典裡面陪襯的，不是重要的部分，所以用不著那樣斤斤去計較，去自己找麻煩。它不是重要部分，不過極其形容它很多，或者是很少而已，所以意思說出來就可以了。最怕的是把印度梵語的硬是用我們中文很勉強的來比對，往往產生錯誤。譬如講「由旬」，一由旬四十里，如果是現在的四十里，那就完全錯了。這四十里是合中國漢朝的四十里，這個沒話說，漢朝的里數長，跟我們現在不一樣，這個制度不相同，翻經是那個時候翻的，不是現代人翻的，所以只說大由旬八十里，中由旬六十里，小由旬四十里，這是書上這麼記載的，含糊籠統過去就行了。人家要問的時候，翻經那個時代所算的，而不是現代的。凡是屬於這一類的，這樣交代就可以了，佛經裡面很多像「阿僧祇」、「塵點劫」，都是極其形容數字之多，也就可以了。

好，這一部分，這是關於經典裡面的這一部分。講經不外乎這兩樁事情，一個對於經典的認識，這一部分是對於經典的認識，我們已經討論過了；底下這一大段，這是講台上的技術，「施用藝術」，這非常重要。我們對經典了解透徹，如何表達不能不講求，所以後半部是我們在講台上怎樣把它表達出來，這是施用的藝術。這個地方的古哲不一定是哲學家，不要這麼呆板。這是古時候這些有學問、有德行、很能幹的人，後人都稱之為「哲」，哲是聰明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不一定是哲學家。這個兩句是講這個原則，也不一定是指工人，也不一定是指木匠。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說，如果你要想把事情做好，這個「工」就是工作，泛指一切事，你要想做好，那一定要有好的工具，這個是「必先利其器」，這個器是工具。我們講經要講好，教材就是工具，這個《內典講座》是指工具，像我們



搞的科判都是工具。

底下兩句是講我們做事情要謹慎，決定不能夠粗心大意，要小心謹慎，事情才能夠做得圓滿，才能夠收到好的效果。這是用古德這兩句成語來引起底下的這一段文章，這兩句話引起。所以由此可知，凡是做一樁事情，一定要預先去經營、去籌劃，不能夠草率。接著講做學問，古人做學問他也有階段，這就是方法，這個就是「利其器」。所以第一要博學，第二要審問，第三要慎思，第四要明辨，它有這幾層方式才能把一樁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、搞圓滿。這是就像我們學佛所說的，這是自行，我們自己修行。所以自己在家裡面互相研究討論，要定哪些原則、定哪些標準，這都很好的參考資料，教給我們怎麼做法。

應用，應用多半是利他，發表文章也是為了利他。在應用上「貴乎草創」，這個就是擬草。擬草之後，第二個階段討論，自己個人寫的，個人也要研究研究。這個討論，就是我們講的，你刪訂你的草稿，你的草稿哪個地方需要增加，哪個地方需要刪改的，你要刪改、增訂你的講稿，使你的講稿意思能夠完整，這是第二個階段。第三個階段修飾，你加的也很好了，在文字上如何能夠修改？修改之後，這是使你的表達意思更清楚，使人家聽到的時候更容易明瞭，這是修飾。後面潤色，那就是你的文辭如何能夠更美化，意思不變更，言語怎樣講得更美，所以潤色是美化。這是講世間的學問要達到至善至美，你看人家還要這麼小心謹慎去從事，何況佛經？這是出世大法，怎麼能夠隨隨便便的來從事這個工作？舉這個例子是叫我們應該要懂得敬業，要懂得謹慎，要認真努力去做，把它當一樁大事情來做，把它當一樁極其重要的事情來做，決定不能夠隨便。

下面說，「業之精者，無非勤修」，這個業是道業。「義之確

者，端在詳校」，這個義是義理，經典裡面的義理。這個事情就是屬於博學審問，要詳細的去考校。譬如這個經典的註解，往往註解有很多種，可以比較比較，哪一家講的意思最圓滿，哪一家講的意思很適合於現代人應用，這就是講契機。契理還要契機，講的理沒有錯，但是與現代人生活方式有牴觸，那也不是善，雖契理，也不善；必須適合於現代人生活，他在生活、在工作上都能夠用得上。所以這個就是有許多種註解、講法，可以做一個比較。「成敗之機」，這是樞紐，這是關鍵的所在，說明預備一定要非常慎重。怎麼個預備法？下面在「丙」裡面所列出來的，這是舉例，底下舉了個比喻，這個比喻好懂。現在建築都是先要畫圖，然後照這個圖來施工，工程才能夠做得圓滿。內典講學跟中國古大德講學，性質是相同的，聚集很多人在一起，決定不能把東西講錯。

這底下講，「豈容魯魚亥豕」。是容易講錯，似是而非，意思在這裡，這叫望文生義，往往把經義講錯，這個是貽笑大方。「前人」，這是古人講的，「不契理」是魔說，「波旬」是魔王。「不契機」是廢話，你雖然是費了多少精力去講，講了對人家沒用處，人家聽了得不到利益；換句話說，所學非所用，這個精力、時間都白費了。

下面這是勉勵我們不能夠偷懶，一定要很勤奮的去做，不能「恃才粗心」。「臨事偷懶，或恃才粗心」，往往就犯了過失，把經義講錯，或者是不契理，或是不契機，這個就是「三世佛冤」，三世諸佛看到你這個樣子都喊冤枉，佛不是這個意思，你把它講錯了。

好，看下面這一段，這是預備，教給我們怎麼預備。